

梅辰 著

鉴赏大家

文物鉴赏大家访谈录



浙江出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鉴赏大家

——
文物鉴赏大家访谈录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鉴赏大家 / 梅辰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39-2612-0

I. 鉴… II. 梅… III. 文物—鉴赏—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617 号

鉴赏大家

——文物鉴赏大家访谈录

著 者 梅 辰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 / 32
印 张 7.5
字 数 12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612-0 / G · 44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实事求是 是非分明……1

——访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

国之大器 物之大美……45

——访著名古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

史海寻珍 独树一帜……83

——访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

巍巍中华 惟余莽莽……119

——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

润泽以温 比德以玉……163

——访著名古玉鉴定家杨伯达先生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203

——访著名考古学家、青铜器鉴定家李学勤先生

实事求是 是非分明

——访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

实事求是
是非分明

1

是米是事

徐邦达

鉴赏大家

徐邦达，我国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早年师从李涛（醉石）、赵时桐（叔孺）、吴湖帆等著名书画家及书画鉴定家学习绘画及古书画鉴定，由于天资聪颖及兴趣所致，在名家的指点下他很快便脱颖而出，不到三十岁就以擅鉴古书画而声名远扬。建国后，为筹建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他遍访各地收藏家，历尽艰辛，筚路蓝缕，为国家收得一大批稀世珍宝。作为书画鉴定家，他遍历大江南北，除西藏、新疆、内蒙外，全国各省市博物馆都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他沙里淘金，慧眼如炬，把许多珍贵文物从被处理的厄运中“挖掘”出来，例如，他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释怀素之《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待处理

文物中，发现了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在保定莲池书院，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窠石平远图》等。作为全国书画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他与其他专家一起，历时八年，为全国各地博物馆进行书画鉴定，可以说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都经过了她的鉴定。她所寓目的《高呼与可》与《出师颂》等都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关于徐邦达，当今国际著名的中国字画收藏家、书画家王己千说：“徐邦达关于鉴定字画的学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这位昔日的同学兼同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王己千和徐邦达曾同学于吴湖帆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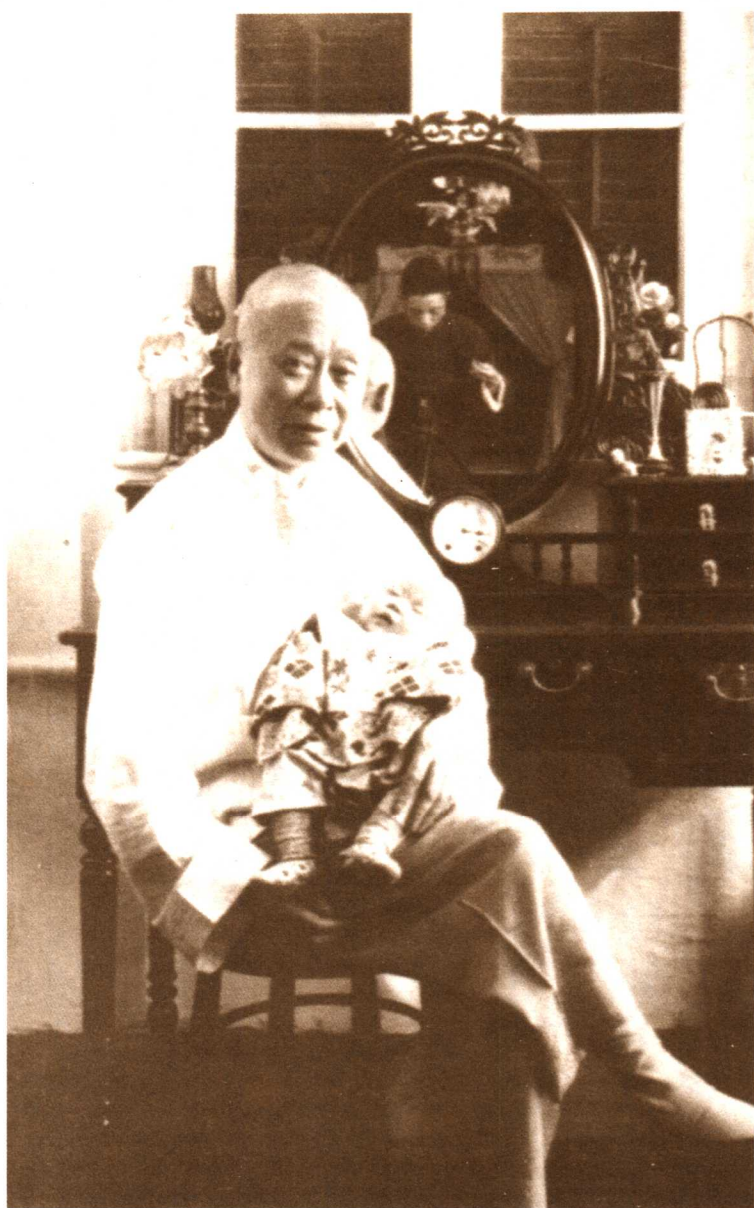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访问的大陆文博界学者。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实事求是”，有许多人用重金来收买他，希望他把假的说成是真的，他都断然回绝。他淡泊名利，把自己一生所珍藏的大部分字画都捐献给了浙江海宁的徐邦达艺术馆，他说“只有小家没有，大家才会有”。



徐邦达之父七十寿辰时的全家福（后排右起第三人为徐邦达，二排左起第三人为前妻陈氏）





徐邦达的父亲和孙子

梅 辰：您是浙江海宁人，徐志摩也是海宁人，你们同姓同籍，所以很多人都猜你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徐邦达：没有关系。海宁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过去有许多才子都出自海宁，像王国维、徐志摩、许国璋等都是海宁人。

梅 辰：那您也出身于诗书人家吗？

徐邦达：不是。我父亲是做丝绸生意的商人，但他很喜欢收藏字画，我家里收藏了很多字画。由于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我从小耳濡目染便也喜欢上了字画。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李醉石、赵叔孺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后来又入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梅 辰：您还记得自己买第一张字画的情景吗？

徐邦达：（笑）说来很有意思，十八岁时我买的第一张字画就是王原祁的画，我一直偏爱他的画。当我看到那幅画时，我就动了心，经过仔细辨别，认定它是真迹，就以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后来经权威专家鉴定：“此画为赝品……”二十两黄金买了个赝品，教训深刻。

梅辰：您当年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怎么后来又想到来北京？

徐邦达：建国初期，我和好友张珩（字葱玉，著名古书画鉴定家）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工作，经他向文物局的郑振铎局长推荐（以前在上海时我曾与郑局长在张葱玉家见过面），郑局长便将我也调来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是收集、鉴定古书画，以文物为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裕富有的环境中，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怎么会看中我了？我在他们眼中应该是个“纨绔子弟”呀！……后来郑局长对我说：“我们怎么不了解你？！当年汪精卫过生日，你的老师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做一幅画敬献汪精卫，只有你一个人没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我不画……我们都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气节。”（梅：别人都画了，您为什么没画？）小的时候，先生讲“岳母刺字”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男儿就当精忠报国，

人是要有尊严和节气的，怎么能当汉奸呢！所以我就
不给他画……从那以后，我也不再愿意和他来往了。

梅 辰：筹建故宫绘画馆的过程是不是很艰辛？

徐邦达：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北海团城收东西，由于太专心了，我穿的棉大衣后背被炉子烧着了，我都不知道。

梅 辰：怎么知道哪里有什么东西呢？

徐邦达：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三千七百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这些东西后来都归到了故宫博物院，这样就正式成立起了“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徐夫人说：“为了《高呼与可》，他执意不让我跟李主席提要房子的事……他说我替故宫求求你了。”

梅 辰：我听说您为了让故宫能买回《高呼与可》，还曾找过政协的李瑞环主席？



金孫一母考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即一而為之樂
 而美之畫後兩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
 筆執視之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
 追其形見如兔起鶻落少歇則逸矣與可之教予如
 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心識其所以然而
 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
 見於中而操之不能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
 喪之畫獨竹乎予由為墨竹賦以道與可曰處下解
 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音也而履者
 與之今天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非耶
 子由亦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己若予者豈獨得其意
 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而四方之人持銀素
 而請者足相隨於其門予可厭之投諸地而為口舌將以貶與可
 士大夫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予為徐州與可書道予曰
 追語予夫吾嘗竹派近在彭蠡可性此之戲材富筆於予矣與可
 復為詩其詞曰擬將一段鵝鵝絹掃取鵝鵝萬尺長予謂與可
 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顧得此絹而也
 與可無以答則曰吾嘗笑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予曰而與可之
 各其誇口問亦有千尋竹月落之尺影斯長與可嘆曰
 蘇子辨則雅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為田以鵝鵝
 質常以能竹還予四匹數尺月兩有萬人之勢買竹洋
 州與可曾予竹洋州三十吮實當其一二也予時云溪川竹竹
 賤如蓬筍何曾數錢龍籽得清貧飽太平渭濱才如子胸中
 無可是日無其要題今中地宜晚食餘幽清時久吟飲論茶也
 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致於湖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晝書西見
 此竹藤寒而笑夫鵝鵝萬尺鵝鵝萬尺可謂過賦病之語而予
 亦戲與可戲與可之書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高呼與可



《高呼与可》



李瑞环参观徐邦达艺术馆 (2004年1月)

徐邦达：是这样。《高呼与可》最早是天津人拿来的，我最早看见它是1987年，看过后就再也没见到它。当时据说是那个收藏的人想拿出来卖，当时的要价是三万美金，那个时候的三万美金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再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到了九六、九七年，它出现在了嘉德拍卖会上，当时我想让故宫买，但因为各种原因故宫没有买成，它被一个收藏家买走了。直到后来有一天，这位买主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他把这幅画转手，我一听，立刻就说“我建议故宫买吧”，因为我生怕它再流落民间，因为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字画就应该在故宫。

梅 辰：《高呼与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价值？

徐邦达：《高呼与可》是石涛作品中即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属于文物中的一级品。我们知道有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清六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还有四僧（原济、朱耷、髡残、弘仁），石涛就是四僧之一（原济）。这幅《高呼与可》是长卷，又高又长，属于高头长卷，像这样的大卷且保存得这么好实属少见。

当时，我的夫人因为房子的问题准备找政协的李瑞环主席，实际上我们俩人那时住房面积有八十多平米，比起朱（家潘）老来说好多了，但她执意要去，并说